舊唐書/卷132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李勉　李皋　子像古　道古 ◄

舊唐書
卷一百三十二
列傳第八十二　李抱玉　李抱真　王虔休　盧從史　李芃　李澄

► 李晟

○李抱玉　李抱真　王虔休　盧從史　李芃李澄 族弟元素

李抱玉

李抱玉，武德功臣安興貴之裔。代居河西，善養名馬，為時所稱。群從兄弟，或徙居京華，習文儒，與士人通婚者，稍染士風。抱玉少長西州，好騎射，常從軍幕，沉毅有謀，小心忠謹。

乾元初，太尉李光弼引為偏裨，屢建勳績，由是知名。二年，自特進、右羽林軍大將軍、知軍事，遷鴻臚卿員外置同正員，持節鄭州諸軍事兼鄭州刺史、攝御史中丞、鄭陳潁亳四州節度。時史思明陷洛陽，光弼守河陽，賊兵鋒方盛，光弼謂抱玉曰：「將軍能為我守南城二日乎？」抱玉曰：「過期若何？」光弼曰：「過期而救不至，任棄城也。」賊帥周摯領安太清、徐黃玉等先次南城，將陷之，抱玉乃紿之曰：「吾糧盡，明日當降。」賊眾大喜，斂軍以俟之。抱玉因得繕完設備，明日，堅壁請戰。賊怒欺紿，急攻之。抱玉出奇兵，表裡夾攻，殺傷甚眾，摯軍退。光弼自將於中潭城，摯舍南城攻中潭，不勝，乃整軍將攻北城。光弼以兵出戰，大敗之。固河陽，復懷州，皆功居第一，遷澤州刺史、兼御史中丞。代宗即位，擢為澤潞節度使、潞州大都督府長史、兼御史大夫，加領陳、鄭二州，遷兵部尚書。抱玉上言：「臣貫屬涼州，本姓安氏，以祿山構禍，恥與同姓，去至德二年五月，蒙恩賜姓李氏，今請割貫屬京兆府長安縣。」許之，因是舉宗並賜國

姓。

廣德元年冬，吐蕃寇京師，乘輿幸陝，諸軍潰卒及村閭亡命相聚為盜，京城南面子午等五穀群盜頗害居人，朝廷遣薛景仙領兵為五穀使招討，連月不捷，乃詔抱玉兼鳳翔節度使討之。抱玉探知賊帥行止之處，先分屯諸谷，乃設奇潛使輕銳數百南自洋州入攻之。賊帥高玉方與諸偷會，遽為銳卒數十人掩擒之，因大搜獲偷黨，悉斬之，餘黨不討自潰，旬日內五穀平。以功遷司空，余並如故。

時吐蕃每歲犯境，上以岐陽國之西門，寄在抱玉，恩寵無比，遷同中書門下平章事，又兼山南西道節度使、河西隴右山南西道副元帥、判梁州事，連統三道節制，兼領鳳翔、潞、梁三大府，秩處三公。抱玉以任位崇重，抗疏懇讓司空及山南西道節度、判梁州事，乞退授兵部尚書。上嘉其謙讓，許之。抱雲凡鎮鳳翔十餘年，雖無破虜之功，而禁暴安人，頗為當時所稱。大曆十二年卒，上甚悼之，輟朝三日，贈太保。

李抱真

李抱真，抱玉從父弟也。抱玉為澤潞節度使，甚器抱真，任以軍事，累授汾州別駕。當是時，僕固懷恩反於汾州，抱真陷焉，乃脫身歸京師。代宗以懷恩倚回紇，所將朔方兵又勁，憂甚，召見抱真問狀，因奏曰：「郭子儀領朔方之眾，人多思之。懷恩欺其眾，曰『子儀為朝恩所殺』，詐而用之。今復子儀之位，可不戰而克。」其後懷恩子瑒為其下所殺，懷恩奔遁，多如抱真策，因是遷殿中少監。居頃之，為陳鄭、澤潞節度留後，抱真因中謝言曰：「臣雖無可取，當今百姓勞逸，系在牧守，願得一郡以自試。」上許之，改授澤州刺史，兼為澤潞節度副使。居二年，轉懷州刺史，復為懷澤潞觀察使留後，凡八年。抱玉卒，抱真仍領留後。抱真密揣山東當有變，上黨且當兵沖，是時乘戰余之地，土瘠賦重，人益困，無以養軍士。籍戶丁男，三選其一，有材力者免其租徭，給弓矢，令之曰：「農之隙，則分曹角射；歲終，吾當會試。」及期，按簿而征之，都試以示賞罰，覆命之如初。比三年，則皆善射，抱真曰：「軍可用矣。」於是舉部內鄉兵，得成卒二萬，前既不廩費，府庫益實，乃繕甲兵，為戰具，遂雄視山東。是時，天下稱昭義軍步兵冠諸軍。無幾，復代李承昭為昭義軍及磁邢節度觀察留後，加散騎常侍。

德宗即位，拜檢校工部尚書，兼潞州長史、昭義軍節度支度營田、澤潞磁邢觀察使。建中二年，田悅以魏博反，乃悉兵圍邢州及臨洺益急，詔河東節度使馬燧及神策兵救之。抱真與燧敗悅兵於雙岡，斬悅將楊朝光，又擊破悅於臨洺，遂解臨洺及邢州之圍，以功

加檢校兵部尚書。復與燧大破悅於洹水，悅以數百騎走歸魏州。復與燧圍魏州，又敗悅於城下，以功加檢校右僕射。時悅窘蹙，硃滔、王武俊皆反，聯兵救悅，抱真與燧等退次魏縣。上幸奉天，中使告問至，諸將皆仰天慟哭。李懷光席捲奔命，馬燧、李芃各引兵歸鎮。硃泚既汙宮闕，時李希烈陷大梁，李納亦反鄆州。無何，上幸梁州，李懷光又竊據河中。抱真獨於擾攘傾潰之中，以山東三州外抗群賊，內輯軍士，群賊深憚之。

興元初，遷檢校左僕射、平章事。時硃滔悉幽薊軍，借兵回紇，擁眾五萬，南向以應泚，攻圍貝州。初，群賊附於希烈，希烈僭偽，有臣屬群賊意，群心稍離。上自奉天下罪己之詔，悉赦群賊，抱真乃遣門客賈林以大義說武俊，合從擊硃滔，武俊許之。時兩軍尚相疑，抱真乃以數騎徑入武俊營。其將去也，賓客皆止之，抱真遣軍司馬盧玄卿勒軍部分曰：「僕今日此舉，系天下安危。僕死不還，領軍事以聽朝命，亦唯子；奮勵士馬，東向雪僕之恥，亦唯子。」言訖而去。武俊設備甚嚴，抱真曰：「硃泚、希烈僭竊大位，硃滔攻圍貝州，此輩皆欲陵駕吾屬。足下既不能自振數賊之上，舍九葉天子而北面臣反虜乎？乃者聖上奉天下罪己之詔，可謂禹、湯之主也。」因言及播越，持武俊哭，涕泗交下，武俊亦哭，感動左右。因退臥武俊帳中，酣寢久之。武俊感其不疑，待之益恭，指心仰天曰：「此身已許公死敵矣。」遂與結為兄弟而別，約明日合戰，遂擊破硃滔於經城，以功加檢校司空，實封五百戶。貞元初，朝於京師，居頃之，還鎮。

抱真沉斷多智計，嘗欲招致天下賢俊，聞人之善，必令持貨幣數千里邀致之；至與語無可採者，漸退之。時天下無事，乃大起台榭，穿池沼以自娛。晚節又好方士，以冀長生。有孫季長者，為抱真練金丹，紿抱真曰：「服之當升仙」遂署為賓僚。數謂參佐曰：「此丹秦皇、漢武皆不能得，唯我遇之，他年朝上清，不復偶公輩矣。」復夢駕鶴衝天，寤而刻木鶴、衣道士衣以習乘之。凡服丹二萬丸，腹堅不食，將死，不知人者數日矣。道士牛洞玄以豬肪谷漆下之，殆盡。病少間，季長復曰：「垂上仙，何自棄也！」益服三千丸，頃之卒。初，抱真久疾，好禨祥，或令厭勝，為巫祝所惑，請降官爵以禳除之。是年，凡七上章讓司空，復為檢校左僕射。貞元十年卒，時年六十二，廢朝三日，贈太保，賻以布帛米粟有差。

抱真薨之日，其子殿中侍御史緘匿喪不發。營田副使盧會昌令抱真從甥元仲經潛與緘謀，其明日，將吏會集，仲經詐為抱真令曰：「吾疾甚，不能蒞職，今令緘掌軍事，諸軍善佐之。」節度副使李說及諸將吏俯首，皆曰：「諾」。須臾，緘盛服而出，眾皆拜之，緘乃悉府藏頒賞軍士。盧會昌仍詐為抱真表，請以職事付緘。翌日，又令諸將連奏請緘領軍。上已聞真疾病，請見明日。如此者凡三日，緘乃出造中使，左右皆陳兵，甚嚴備。

中使謂緘曰：「朝廷已知相公薨歿，令以兵務屬延貴，侍御宜歸發喪行服也。」緘愕然，出謂諸將曰：「有詔不許緘掌事，諸公意若何？」將吏莫有對者。緘懼而退，遽以使印及管鑰歸監軍。是日，乃發喪，畢一哭。中使召延貴，以口詔令視事，趣遣緘赴東都。元仲經逃於外，延貴捕得殺之。既歸罪仲經，盧會昌得不坐。緘初謀亂，遣裨將陳榮詐以文書告成德節度使王武俊，求假財帛，武俊大怒曰：「吾與汝府公善者，冀恭王命，非同惡也。今聞已亡，孰詐令其子而不俟朝旨耶？何敢告我，況有求也！」乃囚陳榮而遣使讓緘焉。

王虔休

王虔休，字君佐，汝州梁人也。本名延貴。少涉獵書籍，鄉里間以信義畏慕之，尤好武藝。大曆中，汝州刺史李深用之為將。久之，澤潞節度李抱真聞名，厚以財帛招之，累授兵馬使押衙。建中初，抱真統兵馬與諸將征討河北，其雙岡、水寨營等陣，虔休攻戰居多，擢為步軍都虞候，累加兼御史中丞、大夫，賜實封百戶。洎抱真卒，裨將元仲經等議立抱真子緘，軍中擾亂，虔休正色言於眾曰：「軍州是天子軍州，將帥闕，合待朝命，何乃云云，妄生異意！」軍中服從其言，由是竟免潰亂。朝廷知而嘉之，以邕王為昭義節度觀察大使，授虔休潞州左司馬，依前兼御史大夫，掌留後，仍賜名虔休。號令安撫。軍州大理。二歲，遷潞州長史、昭義軍節度、澤潞磁邢洺觀察使，尋加檢校工部尚書。貞元十五年卒，年六十二。廢朝三日，贈左僕射，賻以布帛米粟。

虔休性恭勤，儉省節用，管內州倉庾皆積糧儲，可支軍人數歲。又嘗撰《誕聖樂曲》以進，其表曰：

臣聞於師，夫君子為能知樂，是故審音以知聲，審樂以知政，則理道備矣。清明廣大，終始周旋，與天地同其和，與四時合其序，豈止於鐘鼓管磬雲乎哉！臣伏見開元中天長節著於甲令，每於是日海縣歡娛，稱萬壽之無疆，樂一人之有慶，故能追堯接舜，邁禹逾湯，自周已後，不能議矣。臣竊以陛下降誕之辰，未有惟新之曲。雖太和已佈於六氣，而大樂未宣於八音，無乃臣子之分，或有所闕。愚臣不揆頑昧，敢思祖述，每思歌竊抃，忘寢與食久矣。適遇有知音者，與臣論及樂章，探微賾奧，窮理盡性，臣乃遣造《繼天誕聖樂》一曲。大抵以宮為調，表五音之奉君也；以土為德，知五運之居中也。凡二十五遍，法二十四氣而足成一歲也。每遍一十六拍，象八元、八凱登庸於朝也。所冀《雲門》、《咸池》，永傳於律呂，空桑、孤竹，合薦於宮懸，不聞沾滯之聲，長作中和之樂。可使九域之人，頓忘於肉味；四夷之俗，皆播於薰風。與唐惟休，終古盡善。臣不

勝懇款屏營之至，謹昧死陳獻以聞。其所造譜，謹同封進。

先時，有太常樂工劉玠流落至潞州，虔休因令造此曲以進，今《中和樂》起此也。

盧從史

盧從史，其先自元魏已來，冠冕頗盛。父虔，少孤，好學，舉進士，歷御史府三院、刑部郎中、江汝二州刺史、秘書監。從史少矜力，習騎射，游澤、潞間，節度使李長榮用為大將。德宗中歲，每命節制，必令採訪本軍為其所歸者。長榮卒，從史因軍情，且善迎奉中使，得授昭義軍節度使。漸狂恣不道，至奪部將妻妾，而辯給矯妄，從事孔戡等以言直不從引去。前年丁父憂，朝旨未議起復，屬王士真卒，從史竊獻誅承宗計，以希上意，用是起授，委其成功。及詔下討賊，兵出，逗留不進，陰與承宗通謀，令軍士潛懷賊號，又高其芻粟之價，售於度支，諷朝廷求宰相；且誣奏諸軍與賊通，兵不可進。上深患之。

護軍中尉吐突承璀將神策兵與之對壘，從史往往過其營博戲。從史沓貪好得，承璀出寶帶、奇玩以炫燿之，時其愛悅而遺焉，從史喜甚，日益狎。上知其事，取裴垍之謀，因戒承璀伺其來博，揖語，幕下伏壯士，突起，持捽出帳後縛之，內車中，馳以赴闕。從者驚亂，斬十數人，余號令乃定，且宣諭密詔，追赴闕庭。都將烏重胤素懷忠順，乃嚴戒其軍，眾不敢動。會夜，使疾驅，未明出境，道路人莫知。元和五年四月，制曰：

邪以蓄眾，自致覆車；奸以事君，所宜用鉞。故楚人告變，韓信患釋於事先；蜀土征災，鐘會禍生於部下。況害深楚、蜀，功匪鐘、韓，構此厲階，佈於公議。懷私負德，合置於嚴科；屈法申恩，尚從於寬典。前昭義軍節度副大使、知節度事盧從史，擢自裨將，居於大藩，不思報國之誠，每設徇身之計。比丁家禍，曾無戚容，行棄人倫，孝虧大性。屬常山稱亂，朝制未行，固願興師，苟求復位。刻期效用，請以身先；指日投誠，誓雲獨致。示於懷撫，推以信誠。排眾論以釋其苴麻，決中心而授之鈇鉞，委以重任，命之專征。章奏所陳，事無違者；恩光是貸，予何愛焉。而乃冒利蓄奸，隳政敗度，成師既出，保敵而交通；邪計以行，臨戎而向背。諸侯盡力而不應，遺寇遊魂而是托。臣節既喪，恩豈念於生成；台位於求，禮頓虧於忠敬。肆其醜行，熾以凶威，至於逼脅軍中，潛施賊號；陵污麾下，實玷皇風。貨以藩身，虐而用眾，士庶怨而罔恤，將校勞而不圖。稟於陶鈞，行事至此，視於天地，負我何多，且辜覆載之仁，寧逭神鬼之責。況頃年上請，就食山東，及遣旋師，不時恭命，致動其眾，覬生其心，賴劉濟抗忠正之辭，使邪

豎絕遲回之計。加以遍毀鄰境，密疏事情，反覆百端，高下萬變，心無恥愧，事至滿盈。朕念以始終，務於含貸，所期悔過，豈謂逾凶。而昭義軍忠節夙彰，義聲昭著，發其眾怒，葉以一心，顧大惡而不容，幸全軀而自免，宜從大戮，以正彝章。尚以曾列方隅，嘗經任使，惜君臣之體，抑中外之情，俾投魑魅之鄉，以解人神之憤。可貶驩州司馬。嗚呼！奸由事驗，自開棄絕之門；禍實己招，豈漏恢疏之網。凡百多士，宜諒朕懷。

子繼宗等四人並貶嶺外。

李芃

李芃，字茂初，趙郡人也。解褐上邽主簿，三遷試大理評事，攝監察御史、山南東道觀察支使。嚴武為京兆尹，舉為長安尉。李勉為江西觀察使，署奏秘書郎、兼監察御史，為判官。永泰初，轉兼殿中侍御史。

時宣、饒二州人方清、陳莊聚眾據山洞，西絕江路，劫商旅以為亂。芃乃請於秋浦置州，守其要地，以破其謀。李勉然其計，以聞，代宗嘉之，以宣州之秋浦、青陽、饒州之至德置池州焉。芃攝行事，無幾，乃兼侍御史。居無何，魏少游代勉為使，復署奏檢校虞部員外郎，賜金紫，為都團練副使。頃之，攝江州刺史，州人便之。丁母憂，免喪，永平軍節度李勉署奏檢校工部郎中、兼侍御史，為判官，尋攝陳州刺史。歲中，即值李靈曜反於汴州，勉署芃兼亳州防禦使，練達軍事，兵備甚肅；又開陳、潁運路，以通漕輓。

德宗嗣位，授檢校太常少卿、兼御史中丞、河陽三城鎮遏使。撫勞備至，資廩善者，必先軍士。間一年，為節度使路嗣恭之副，加檢校左庶子、河陽三城懷州節度觀察使，以東畿汜水等五縣隸焉。時河南北連大兵，詔益以神策、汝、陝之師。芃進收新鄉、共城，遂圍衛州。明年，詔與河東節度馬燧等諸軍破田悅於洹水，以功加檢校兵部尚書，累封開郡王，實封一百戶。進圍悅於魏州，將符璘以精騎五百夜降，芃耳開營以納之。明日，歸璘於招討使。上居奉天，斂軍還。

興元初，檢校右僕射，無何，以疾固讓罷歸。芃將請告，謂所親曰：「今年夏被蝗旱，人主厭兵革，然則天下城壘堅厚矣，戈鋋銛利矣，以力勝之，則有得失，其可盡乎！除弊之急，莫先德化，循而理之，斯易致耳。方鎮之戴翼時主，宜先退讓，貪權持祿，吾所不取也。吾既疾病，豈能言而不踐乎！」乃手疏乞罷。貞元元年卒，年六十四，廢朝一日，贈太子太保。

李澄

李澄，遼東襄平人，隋蒲山公寬之後也，居京兆。父鎬，清江太守，以澄贈工部尚書。澄以武藝為偏將，累除試將作監，隸於江淮都統李峘。建中初，以檢校太子賓客、兼御史中丞隸於永平軍節度使李勉。及勉移理汴州，乃奏澄為滑州刺史。四年冬，李希烈陷汴州，勉奔歸行在，澄遂以城降希烈，偽署尚書令，兼滑州永平軍節度使。

興元元年春，澄密令親信人盧融間道賫表達於奉天，上嘉之，乃以帛詔藏於蠟丸中，加澄刑部尚書，兼汴州刺史、汴滑節度觀察使。澄秘而未宣，乃集州兵嚴加訓習。希烈頗疑之，乃令養子六百人戍之，以虞其變。希烈苦攻寧陵，邀澄率其眾至石柱。澄令縱火焚營，而偽遁，誘六百人因驚行剽而加其罪，果大俘掠，悉令斬之以告。希烈不能窮詰焉。無凡，希烈遣其將翟暉等寇陳州，久之未復。是歲十月，澄以汴州兵寡，度希烈不能制己，又會中官薛盈珍持節且至，加檢校兵部尚書，封武威郡王，賜實封五百戶。澄乃乘勢力焚賊旌節，誓眾歸國。及十一月，希烈既失澄，又聞翟暉大敗，由是奔歸蔡州。澄遽率眾將復汴州，屯於城北門，恇怯不敢進。及宣武軍節度使劉洽師至城東門，賊將田懷珍開關以納之。翌日，澄方自北入，洽已據子城。澄乃舍於浚儀縣，兩軍將士，日有忿競，不自安。會鄭州賊將孫液通款於澄，澄遣其子清赴之。先是，河陽軍節度使李芃遣其將雍顥攻鄭州，顥所過縱掠，液拒之尤固；及清至，遂納之。顥怒攻液，清以眾助之，殺登城者數十人，顥方引退，又焚陽武而歸。澄乃出赴鄭州，朝廷特授清檢校太子賓客、兼御史中丞，更名克寧。

貞元元年三月，就加澄檢校左僕射、義成軍鄭滑許等州節度使。二年卒，年五十四，廢朝一日，贈司空，賵布帛粟有差，仍令左散騎常侍歸崇敬充弔祭使，所緣喪葬，並勒官給。澄實以八月癸未終，克寧秘之，以九月庚寅，欲自起視事。其行軍司馬馬鉉不許，克寧陰遣殺之，乃墨絰而出，加卒於城門，將為不順。劉洽出師屯於境上以制之，且使告諭切至，由是克寧不敢妄發，然道路絕商旅者凡十四五日。及賈耽代澄，克寧護喪將歸，乃悉索府中財貨，以夜出城，軍人從而剽奪，及明殆盡。澄柩至京師，又賜克寧莊一所、錢千貫、粟麥二千石。澄初封隴西郡公，進武威郡王，每上疏連稱二封，頗為時人所哂。

李元素

李元素，字大朴，蒲山公密之孫。任侍御史，時杜亞為東都留守，惡大將令狐運，會盜發洛城之北，運適與其部下畋於北郊，亞意其為盜，遂執訊之，逮系者四十餘人。監察御史楊寧按其事，亞以為不直，密表陳之，寧遂得罪。亞將逞其宿怒，且以得賊為功，上表指明運為盜之狀，上信而不疑。宰臣以獄大宜審，奏請覆之，命元素就決，亞迎路以獄成告。元素驗之五日，盡釋其囚以還。亞大驚，且怒，親追送，馬上責之，元素不答。亞遂上疏，又誣元素。元素還奏，言未畢，上怒曰：「出俟命。」元素曰：「臣未盡詞。」上又曰：「且去」。元素復奏曰：「一出不得復見陛下，乞容盡詞。」上意稍緩，元素盡言運冤狀明白，上乃寤曰：「非卿，孰能辨之！」後數月，竟得其真賊，元素由是為時器重，遷給事中。時美官缺，必指元素。遷尚書右丞。數月，鄭滑節度盧群卒，遂命元素兼御史大夫，鎮鄭滑，就加檢校工部尚書，在鎮稱理。

元和初，征拜御史大夫。自貞元中位缺，久難其人，至是元素以名望召拜，中外聳聽。及居位，一無修舉，但規求作相。久之，浸不得志，見客必曰：「無以某官散相疏也。」見屬官必先拜，脂韋在列，大失人情。李錡為亂江南，遂授元素浙西道節度觀察處置等使。數月受代，入拜國子祭酒，尋遷太常卿，轉戶部尚書、判度支。

元素少孤，奉長姊友敬加於人，及其姊歿，沉悲遘疾，上疏懇辭，從之。數月，以出妻免官。初，元素再娶妻王氏，石泉公方慶之孫，性柔弱，元素為郎官時娶之，甚禮重，及貴，溺情僕妾，遂薄之。且又無子，而前妻之子已長，無良，元素寢疾昏惑，聽譖遂出之，給與非厚。妻族上訴，乃詔曰：「李元素病中上表，懇切披陳，雲『妻王氏，禮義殊乖，願與離絕』。初謂素有醜行，不能顯言，以其大官之家，所以令自處置。訪聞不曾告報妻族，亦無明過可書，蓋是中情不和，遂至於此。脅以王命，當日遣歸，給送之間，又至單薄。不唯王氏受辱，實亦朝情悉驚。如此理家，合當懲責。宜停官，仍令與王氏錢物，通所奏數滿五千貫。」元和五年卒，贈陝州大都督。

【贊】

史臣曰：李抱玉、李抱真，以武勇之材，兼忠義之行，有唐之良將也。且如農隙教潞人之射，數騎入武俊之營，非有奇謀，孰能如是。惜乎服食求仙，為藥所誤。王虔休不黨僭命，有足可嘉；盧從史動多懷奸，自貽伊戚。芃則老也知足，澄則過而改圖。元素為御史時，執德不回；居大夫日，其心甚短。因緣七出，益露醜聲，善少惡多，又何足算。

贊曰：抱玉、抱真，我朝良將。虔休之心，亦多可尚。史懷奸謀，芃將祿讓。澄迷卻行，

素貪一響。吾誰與欺，豈如忠諒。

此五代作品在全世界都属于公有领域，因为作者逝世已经超过100年，且作品于1931年1月1日之前出版。

Public domainPublic domainfalsefalse